

香槟玫瑰

沙尘天气，心理上的不快超过生理上的不适，给朱大哥打去电话，以一句“找到香槟玫瑰了吗？”开头，闲聊中舒坦了许多。

朱大哥在阳台上盆养了许多品种的玫瑰。头一回应邀去他家观赏那些玫瑰，我惊叹：“世上最美丽的玫瑰，莫过于此了！”这话本很夸张，朱大哥脸上却并无谦容，只是说：“还差一种香槟玫瑰。”啊，我想起来，多年前报上曾有关于林青霞终于披上非戏装的婚纱的报导，娶他的美籍华裔富商邢李源从全世界花卉市场预订的香槟玫瑰，在婚礼那天纷纷空运到他们豪宅，堆满了整整一个游泳池！我说起这事，朱大哥淡然一笑：“堆砌无美。我只想得到一株香槟玫瑰。一株足矣。”据朱大哥形容，香槟玫瑰的色彩极其独特，就是香槟酒那样的颜色，而且，其气味也类似香槟酒那般淡雅缥缈。有回我提了两瓶国产“小香槟”去他那里赏花，他笑告我这种酒应该叫作“仿香槟”，真正的香槟酒只产在法国东部一小部分地区，香槟本是地名，离开那块地方酿出的酒怎能充数？2000年我第三次去法国，去了属于香槟地区的兰斯，参观了该处一座历史悠

久的酒厂，回来给朱大哥带去一小瓶地道的香槟酒，他非常高兴，马上就让我起出塞子，带气沫的酒液喷出来时，他快活得搓指打榧子，连说：“真像香槟玫瑰开放的一瞬！”我跟他道歉：“本想为您求一段香槟玫瑰的枝条，拿回来供您扦插，可是您也知道，未经检疫的外国植物是不能随便携入国境的……”他引我到那玫瑰花盛开的阳台上共品香槟酒，从漏斗形雕花高脚玻璃杯中啜着酒液，脸上的微笑正如我所想象的香槟玫瑰那般优雅，他对我说：“在国内也有可能找到，过去一些西方传教士带进来过，并且早已本土化了，只是比较稀罕难找罢了。”

这天跟朱大哥电话闲聊，我说：“您一直保持寻觅香槟玫瑰的情怀，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追求的过程比追求的结果更甜美？”他笑答：“这个感悟不算新鲜了。记得你写过一篇《只因缺个杈》，说有位老兄收藏了一把明代太师椅，就缺个杈儿，他寻来寻去，寻到配上了，反倒生活失去动力了……我要是寻到了香槟玫瑰，扦插活了，我的生活会有更动力、更精彩哩！”

我想到朱大哥中年丧妻退休多年，子女漂洋过海奋斗无暇只在节日致电问候，他独守空巢与玫瑰相守，却能保持如此健康的心理状态，必是心中有更深的感悟，便向他求教：“现在窗外昏黄一片，历年来的不顺心事竟接二连三涌上心头，怎么才能消除这些堵心的杂碎啊？”他先问：“你现在看得见太阳吗？”我说看得见，被沙尘遮蔽得失却了应有面目，他就说：“你一定是不由得要去联想到许多的糟心事，甚至去进入沉重

的思考，要不得！你现在再仔细观察一下，用最纯朴的眼光看，把你的直觉说出来。我这里看出去的直觉，是太阳活是一只橘子，剥了皮，里头的橘瓣不知道是酸是甜？”这话把我逗笑了，我再朝窗外望，跟他说：“依我看来嘛，倒更像一只柠檬，也不知切成薄片沏杯柠檬茶，味道醇不醇？”两人就在电话里笑成一片。

朱大哥和我都不是只顾个人找乐的人，今年春天，他自愿去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植树活动，我写了一篇畅谈环境保护的文章，但是我们在交谈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以忧国忧民自诩，动辄在心里凝上一个沉重的疙瘩，比如面对这沙尘天气，一味地怨天尤人、闷然悻然，那就把正气也化为戾气了。人生多艰，世道多变，个体生命置身其中，调理好自己的心理、心情、心绪、心态非常重要，而手段之一，就是责任性大思考之余，常给自己一些放松性的小思考甚至暂不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连一家人切西瓜分食的时候也必得有“列强瓜分我国，凡我同胞奋起抗战”的大思考，那么西瓜是永远无法吃的了。朱大哥的向往香槟玫瑰，与他的社会责任感无关，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的这一私人小情趣，却能使他成为一个更易于与他人、群体、社会乃至人类亲合的活泼生命。香槟玫瑰，你在哪里？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那美酒般的芬芳，已然氤氲在朱大哥胸臆。愿我，还有更多的人，也能在对各自那“香槟玫瑰”的追求中，用朴素、本原的小乐趣，化解掉心中淤积的夸张性焦虑，以健康的心理，面对这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的世界与人生。

长 吻 蜂

去年，我远郊书房温榆斋的小院里那株樱桃树只结出一颗樱桃。村友告诉我，树龄短、开花少，加上授粉的蜜蜂没怎么光顾，是结不出更多樱桃的原因。今年，樱桃树已经三岁，入春，几根枝条上开满白色小花，同时能开出花的，只有迎春和玉兰，像丁香、榆叶梅什么的还都只是骨朵，日本樱花则连骨朵也含含混混的，因此，樱桃树的小白花灿烂绽放，确实构成一首风格独异的颂春小诗。今年，它能多结出樱桃吗？纵然花多，却无蜂来，也是枉然？

清明刚过，我给花畦松过土，播下些波斯菊、紫凤仙的种子，在晴阳下伸伸腰，不禁又去细望樱桃花，啊，我欣喜地发现，有一只蜂飞了过来，亲近我的樱桃花。那不是蜜蜂，它很肥大，褐色的身体毛绒绒的，双翼振动频率很高，但振幅很小，不仔细观察，甚至会觉得它那双翼只不过是平张开了而已。它有一根非常长的须吻，大约长于它的身体两倍，那须吻开头一段与它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但后一段却成折角斜下去，吻尖直插花心。显然，它是在用那吻尖吮吸花粉或花蜜，就像

我们人类用吸管吮吸饮料或酸奶一样。并非蜜蜂的这只大蜂，也能起到授粉作用，使我的樱桃树结果吗？我自己像影视定格画面里的人物，凝神注视它，它却仿佛影视摇拍画面里舞动的角色，吮吸完这朵花，再移动、定位，去吮吸另一朵花，也并不按我们人类习惯的那种上下左右的次序来做这件事，它一会儿吸这根枝条上的，一会儿吸那根枝条上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或邻近移位，或兜个圈移得颇远，但我摄神细察，发现它每次所光临的绝对是一朵新花，而且，它似乎是发愿要把这株樱桃树上每朵花都随喜一番！

手持花铲，呆立在樱桃树前的我，为一只大蜂而深深感动。当时我就给它命名为长吻蜂。事后我查了《辞海》生物分册，不得要领，那上面似乎没有录入我所看到的这个品种，于是，我在记忆里，更以长吻蜂这符码来嵌定那个可爱的生命。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在生物学知识以外，它给予我的是关于生命的禅悟。

我是一个渺小的存在。温榆斋里不可能产生文豪经典。但当我在电脑上敲着这些文字时，我仿佛又置身在清明刚过的那个下午，春阳那么艳丽，樱桃花那么烂缦，那只长吻蜂那么认真地逐朵吮吸花心的粉蜜，它在利己，却又在利他——是的，它确实起到了授粉的作用，前几天我离开温榆斋小院回城时，发现樱桃树上已经至少膨出了二十几粒青豆般的幼果——生命单纯，然而美丽，活着真好，尤其是能与自己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相亲相爱，融为一体！常有人问我为何写作？其实，最根本到一点是：我喜欢。若问那长吻蜂为什么非要来吮吸樱桃

树的花粉花蜜？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恐怕也是“我喜欢”三个字。生命能沉浸在自己喜欢，利己也利他的境界里，朴实洒脱，也就是幸运，也就是幸福。

我在电话里把长吻蜂的事讲给一位朋友，他夸我心细如丝，但提醒我其实在清明前后，“非典”阴影已经笼罩北京，人们现在心上都坠着一根绳，绳上拴着冠状病毒形成的沉重忧虑。我告诉他，惟其如此，我才更要从长吻蜂身上获取更多的启示。以宇宙之大、万物之繁衡量，长吻蜂之微不足道，自不待言，它的天敌，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想必也多，但仅那天它来吮吸櫻桃花粉蜜的一派从容澹定，已体现出生命的尊严与存活发展的勇气，至少于我，已成为临“非典”而不乱的精神滋养之一。莫道生命高贵却也脆弱，对生命的热爱要体现在与威胁生命的任何因素——大到触目惊心的邪恶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冠状病毒——的不懈抗争中。我注意居室通风，每日适度消毒，减少外出，归来用流动水细细洗手……但我还有更独特的抗“非典”方式，那就是用心灵的长吻，不时从平凡而微小的事物中吮吸生命的自信与勇气。

云锦满心湖

观赏完昆曲票房的演出，跟几位朋友去茶寮闲话。话题涉及到收藏。我的助手鄂力收藏名家字画，他工篆刻，为名人刻好印章，送去后大多立获青睐，有的就把自己的书画作品钐上他的印章赠送给他，历年来积少成多，蔚为壮观。斯先生则收藏细瓷，原来主攻古瓷，近来则兼收艺术新瓷，前些天又从东郊南皋许以祺先生的私家瓷园“乐陶苑”搜集了若干柴烧的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观赏瓷。鄂、斯二位是财富型收藏家，当然，对收藏品的鉴赏还是第一位的，但对求择名家精品以待时移价增这一目的也并不讳言。霍先生则属于兴趣型收藏家。他说是那回迁往新居时，忽然发现家里有三根旧拐杖，都是老一辈留下的，也并非什么名贵的有讲头的拐杖，犹豫了一下，没有淘汰，带往新居了；谁知从那时候起就有了收藏拐杖的兴致，无论到什么地方出差、旅游，看到跟家里不一样的拐杖，总想买上一根，甚至在本市逛商场时，眼光也总忍不住往卖拐杖的摊位晃，到头来他家目前已经收藏了几百根用料、形态、色泽、产地、功能不尽相同的拐杖，而且近来他更开始自己设

计、制作拐杖，他称自己的这些拐杖统共算起来也值不了多少钱，但拐杖于他而言，已成为支撑人生乐趣的重要事物，不可或缺了。

座中的年轻白领阿姜，笑说他们那些收藏都太传统太物质化太占据空间，称自己的收藏是非物质性的，所亲近的是时间。原来，他居所窗外曾是一片古旧的平房杂院，后来被拆平，眼下是些供居民回迁的经济适用房，他的收藏，就是以两年的时间为期，在他居所阳台上，架设了一台照相机，用定时自动拍摄的方式，每天在早八时、午后十四时、晚八时摄下三张视角完全一样的照片，最后形成一套两千多张的空间变化史料，目前他正从中挑选出二百多张，打算编成一本书，问他是否还要配上文字？他说不配文字，因为那些照片的意蕴“尽在不言中”了。

我对面的婷婷一直沉默不语。我对她说：“看来，只有咱们俩是不搞收藏的了。”她竟摇头。她是个自由撰稿人，只撰雅稿不撰俗稿，最近一直在构思新编昆曲《芳官》，我就猜她近来一定是在广泛收藏与《红楼梦》相关的资料，谁知她宣布：“我跟阿姜一个流派，也属于‘非物质性收藏’。”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要核准一些人类文化遗产，分物质性、非物质性两大类，比如南京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最近就都被核准为物质性人类文化遗产，而昆曲在前几年就被核准为了非物质性人类文化遗产。我们齐问婷婷究竟收藏的是什么？她从容不迫地闲闲道来：“南京本来还想申请石头城的古城墙，作为物质性人类文化遗产，但是实在被破坏得太

厉害，残段两旁的临建也一时难以拆除清理，所以现在改为申请非物质性的人类文化遗产，就是云锦工艺，云锦是曹雪芹父辈、祖上曾监制过的御用织品，那工艺是非常独特，产品是非常精美的……”我就拍手道：“阿唷，原来你收藏得有云锦呢！”婷婷笑了：“您急什么，不对，我没有那个申请里说的云锦，不过，倒也可以比喻成云锦……告诉你们吧，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收藏善意哩！”

原来，独身的婷婷随着岁月的嬗递，在社会人际里遇到的阴暗东西渐多，有时更会遭际赤裸裸的人性恶，弄得她的心理健康状态一度很成问题，以至往往环境还没有那么恶劣，她自己倒先紧张起来，把花影鸟音也当成了刀光咒语，于是，从去年起，她决定要收藏善意，就是每天坚持把社会人际中哪怕是些微的，转瞬即逝的，他人对自己施予的善意，都珍藏起来。她说，这样做不出一个月，她的心境竟开朗、乐观了许多。她略举两例，一例是她有天晚上回公寓，与另两位男士同处电梯中，进去后才发现，一位醉醺醺还斜睨怪笑；他们那是个小户型的“单身贵族”公寓，电梯二十四小时运行，业主自开；那晚另一位男士衣履整洁，神态正常，她依稀记得那位男士是住在那层以下的十三层，但电梯停在十三层时，两位男士都没下，后来到了她那一层，她出去时，那清醒的男士轻声跟她道了声晚安，电梯门关了，她才恍然大悟，那位绅士是怕她遭到醉汉非礼，才特意没有在十三层出梯的。另一例是去年深秋她叫餐进房，送餐的看上去还是个没发育好的少年，她在阳台上种了些喇叭花，藤蔓攀缘到窗顶几个月里都形成美丽的帘栊，

但过季干枯后需要登高收拾拔除，她实在没有精力，就顺便问那送餐少年能否帮忙？那少年登上椅子三下五除二就帮她解决了问题，她非要在餐费外再给那少年十块钱小费，她说至今那少年摇晃身体躲避她的小费并且说“这我坚决不能要”的神情还宛在眼前，后来她得知该少年打工除了管吃管住，每月的工资才 250 元还经常拖欠……“这还是最浅显的例子，”婷婷说：“其实你们分别也都给予过我宝贵的善意，那可能是更深刻的，因而也就可能是最不露痕迹的……比如那回看完票房，也是在这里，我因为自己的隐私忽然实在忍不住满眼是泪，你们全都察觉却没一个问我为了什么，只把我当成一个情绪正常的人，跟我继续就《芳官》的人物刻画、遣词造句进行讨论……”婷婷说她收藏这些善意的方式，也并非都是在日记上录下全景，有时会只是一幅写意的线画，或一句联想到的唐诗宋词、一句英文，甚或是一串只有她自己能会意的自创符码……而暇时检视这些记录，回忆起人间那么多的善意，她就觉得自己满心湖里都是华贵的云锦……

从茶寮回到家里，我一直在想，我的心湖里，是否也该收藏些对自己弥足珍贵的云锦呢？

给自己架张蹦床

近来收到很多本书，有同行惠赠的精美散文集，有出版社寄来约写评论的图文并茂的跨学科著作，有配合纪念活动邀我参加请我先睹为快的人物传记……其中一本从甘肃一个村落寄来，是自费印刷的小集子，制作粗糙，不到二百页，封面上印着张黑白分明的照片，是个斜着身子在笑的小伙子，充满动感，那是作者，他即将从师范学校毕业，估计是正在家里歇假，从村里寄来他的这本非卖品的小说散文处女集，书里夹着封短信，简单几行字，对自己并不怎么介绍，似乎也并不巴巴地等候着回复，大概是觉得反正关于他自己的信息都在那小集子里了，如果收件人不读或读了没感觉那也就算了。这本书我先是随便翻翻，谁知竟被吸引，这两天竟通读一过，觉得很有意思，于是给他回赠了一册自己的书，告诉他我对他文字的感觉：进入了文学思维，有幽默感，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文学追求，如果能遭逢运气，前途无量！我深深祝福这个大西北塬上的刚过二十岁的写作者。

抛开这位小伙子的文学水平究竟如何不论，单就从他文字

里反映出来的一种心理气质，我就觉得不仅值得他的同代人借鉴，像我这样的“老前辈”，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他正当青春发动期，内心对任何事物都有敏锐的感觉，常常会因很琐碎的生活细节而觉得受到很深的刺激，产生“愤青”们共有的情绪，从思维、语言乃至行为上都显现出忽左忽右、刻意颠覆、跳跟不定的焦虑、躁动特征，但他却又能在发泄时把握尺度，尖酸刻薄之后不弃宽容厚道，愤怒激昂之后耐心梳理因果理路，跳跟颠覆时刻又企盼寻觅到心智的坚实而稳定的落点，这样的自我控制力，实在难能可贵。我很喜欢他在文字流淌中的那些自然而生动的自嘲，我一贯认为只会嘲讽社会、他人而从不自嘲的人，无论那语言多么波俏，其实都与真正的幽默还隔着深沟大溪。光是能自嘲也还不过是心理健康罢了，更上面的一个层次是能憬悟，能为自然、社会、历史、现实、他人而产生真正的感动，具有这样的心智能力，那就是心灵美了。这本小集子里最前面一篇以他们师范学校的生活为素材，写“我”如何拿一位绰号“笑料”的同学寻开心，“当笑料喷着满嘴的酒气进行着我指挥的一切时，我在小饭馆里悠闲地品尝着童子鸡，看猴戏的好事者说笑料招了一耳光，我听后心花怒放，一杯接一杯地喝那马尿似的啤酒，又一口接一口地吃那牛粪似的鸡肉……可是幸灾乐祸之后，我又莫名地惘然，甚至有一种麻木的空虚。”试图从最平淡的群体生存中探究人性恶，当中他在一篇以蚊为喻的散文里这样表达个体生命无法遁逃攻击与伤害：“一蚊误以为我脉脉含情，暗送秋波，故飞至胳膊与我亲热……那蚊怙恶不悛，不一会呼朋引伴，争相而来，直抵肥美

之处……仅一刻钟，身体裸露之处凸起不断，小山连绵相望，
抠破之处细流涌动……”但这些多少显得单薄的情调，渐渐被
后面的沉思性文字所矫正，在集子后面有篇文章，他终于直面
养他育他的厚土乡亲，有了这样的憬悟：“夜晚已经降临，我
独坐屋檐下，灰暗的院墙勾勒出黑色的天空，这排土褐色房
屋，这堆朽腐的草垛，使我的心里弥漫着凄美而亲切的忧
伤。……有时，回味是一个人的全部，而这恬淡的风景是多少
情感的点缀！我多么希望在这样的夜晚，让那叶梦想之扁舟轻
轻起航，载着不再稚嫩的心，载着黄金般的青春。”

我觉得，这位小伙子在书写过程里，仿佛为自己制作了一
张蹦床。杂技表演中常会在场上设一张大蹦床，没到过表演现
场的人不难在电视里看到。蹦蹦床本身就是一种节目，其它一
些节目如高空特技也常借助蹦床为保护，兼令节目更复杂惊
险。他的文字，就仿佛任自己在蹦床上翻滚撒野，而在这样的
跳跟、反弹、锻炼、求衡的紧张运动过程里，心智逐渐地趋于
既灵动又澄明。一般人不一定都有兴趣尝试文学创作，但多有
写日记、札记排遣情绪的，特别是年轻人，总归要找个渠道一
泄为快，往因特网上倾倒也是方式之一，甚至就是不书写，光
在脑子里转悠种种思绪，也有个如何自我控制的问题，搞不
好，会高高蹦起，重重地跌在地上，或者一味地翻滚，弄得到
最后没了正形，因此，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和虽已不再
年轻而气性大的人，都能为自己架张无形的心灵蹦床，不怕一
时产生愤世情绪激情失度恨不能脱离地心引力任己乱飞胡翔，
但到头来构成蹦床基础的是理智的经纬、善美的良知，在一再

地颠覆翻腾之后，到头来能得到良性的反弹，锻炼出刚韧的自我调节能力。寄书来的小伙子在文章里说，他在这两年里，“看别人的眼光也复杂了许多，增加了世俗的成分，而这正是我两年前所憎恨的。”这“复杂”也许正意味着能以较为全面的眼光看人间，而这里所指称的“世俗”也许正是应回归与亲合的公序良俗，正是冷暖得失，从蹦床上下来，心平气和时，心里最为透亮。

一把米有多少粒

新来的小阿姨端着锅问妻子：“我抓的这三把米是不是太多了？要不要数数一共多少粒？”妻子莫名其妙，一旁的我也惊诧不已。原来，她在前一家帮厨，那家的女主人就曾让她数过米粒。吃过晚饭收拾完一切，小阿姨主动跟我们细说端详。那家女主人年事已高，她管她叫姥姥，她一去姥姥就跟她交代，要用玻璃量杯量米做饭，姥姥说，每次量出的米粒，上下误差不会超出八粒。可是那天玻璃量杯落地碎掉了，是姥姥自己失手砸碎的，小阿姨就只好用手抓米，衡量着两把米差不多，但姥姥非要她把那米一粒粒数过……我和妻子听着都笑了。小阿姨不笑，她认真地告诉我们，其实姥姥是个很好的人，她并不是吝啬刻薄，就那么个脾气，不论事情大小，一概要精细计算，这样做好处也真不少，比如姥姥阳台上养的花，因为换土施肥浇水什么的全都根据书上的规定按量执行，所以总是叶肥花艳；又比如好些人家因为总不能严格按规定配兑消毒液弄得气味熏人杀菌效果又不好，姥姥却总是量杯量筒来回按说明书细细配兑结果消毒作用非常充分。当然，依小阿姨的

见识，姥姥这样的脾性坏处挺多，首先就是几乎没有哪个阿姨能在她那里长做，姥姥跟邻居们的关系也总是很紧张，甚至跟抽空来看望她的儿孙也总要不欢而散，因为姥姥一天到晚总在那里“合理精确计算”，让再好脾气的人也难以长期忍受。妻子喟叹说，这位姥姥活得多累啊！小阿姨就告诉我们，姥姥前些时候去世了，大家都说是累心累死的。

小阿姨讲述的这位姥姥可能是具有这类心理疾患的人士中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在某些场合面对某些问题时，心理上也会出现算计过细，导致别人心烦自己心累的毛病。

就整个社会的进步而言，数字化确实是必要的推动手段。尤其科技的发展，计算得越精微，迈出的步子就越大，像现在大家经常挂在嘴里的纳米技术，就是以超精微计算为基础的高新技术。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他的主要立论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进入数字化管理的社会。“数码”这个词汇现在已经大踏步进入了日常消费领域，数码相机、数码手机、数码彩电、数码冰箱、数码空调……都意味着以精确的数字为代码的新技术正在全面覆盖我们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精确计算的数字心存敬畏，是必要的。

但是，社会生活的意义除了科技进步、经济高速增长，还应该更加入道更能促进人性中的那些良善因素的丰茂，这方面要做的事情恐怕不是一味地施以数字化手段就能奏效的，应该以熏陶、感化的方式来浸润性地进行，那方式有时甚至可以是十分模糊与暧昧的。就个人而言，在家里准备出许多的度量衡

器具，比如供每次从菜市场归来时按品种复验斤两的弹簧秤什么的，固然未为不可，不过千万不能以为人生的任何领域都是可以一律数字化地加以精微计量的，尤其是情感领域、审美领域，还有日常人际相处的微妙境界，都是越非数字化、非精微算计，含糊一些，包容多些，伸缩尺度大些，进退余地宽些，才为好，为善，为快乐，为轻松，才既有利于自身延年益寿，也有利于滋润他人，乃至和谐于社会。

不能马虎的事情绝对别马虎，可以马虎的事情则一定要马虎，这才是正常的人生，正常的心态，正常的活法。不该马虎的事却马虎了，多半会危害他人与社会，并到头来自尝苦果；可以马虎的事偏不马虎，也许倒不一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什么损害，但一定会遭人厌烦，自己则会在多余的焦虑与烦躁中弄得了无乐趣，最后心累而亡却难以被未亡者以温情忆念。

一把米究竟有多少粒？没算计过吗？那么，好，永远也不去探究，便是你一生的福气。